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宋劉辰翁評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

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

陳寔及紀並已見

客問元方尊

君在不荅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

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

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

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矜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

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群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

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群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會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字伯濟。太

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雷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

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
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當并誅
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不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

自縛歸罪遙謂大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陵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

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
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

語甚感動節
次皆是

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
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

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卷胡渠帥數千人叩

頭請淮上表雷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雷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
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

隴畝好為梁父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卒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

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

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

「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

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宐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

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眾

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荅曰：宐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

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

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
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
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
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
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
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
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
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
世語

日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
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
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
晉陽秋曰騫字

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蹇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
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

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

也初封剡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
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
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
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
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
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於是人白太
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
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
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關下髦曰

用劔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
充曰公畜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
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
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
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
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
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劔
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
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劔奮擊衆莫敢
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
暴雨雷
電晦冥
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
魏志曰泰字玄伯
司空羣之子也

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

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于寶晉紀曰高貴鄉
公之殺司馬文王召

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告以
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

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
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
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
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
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
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
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
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固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
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
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
其他泰曰豈可使泰
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

往看還問何如荅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晉諸公贊曰
嶠字長輿汝

南西平人父適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爲賈充
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于寶晉紀曰
世宗行唐卷中之上六

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乍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苟侍中共往言及顛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日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苟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顛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

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

靚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

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

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

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

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齊等尚爾况餘

者乎濟自此被責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

左遷國子祭酒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

耻之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注曰言一尺布

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

廣而不它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

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幾魏太保父恕幽州

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

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

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勲封當陽侯預無

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預少賤好

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

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須臾和長輿

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

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

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

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

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朝方鎮還

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穉舒後至

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

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

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

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

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穎川穎陰人漢司空爽曾孫

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

和嶠

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

王隱

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

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

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

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

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

由自媿其疑斗不足言勝

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

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

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

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

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

漢晉

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

憾而已非方正之選

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鄰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

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

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鄰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

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

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旗齊王官屬名曰旗字

虛旗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

董艾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艾綏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

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論時宜旗等白冏嵇侍中善於

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

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

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

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璉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

卿尚書郎 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

人世為冠族初領海昌

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璉

魏志曰毓

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璉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

子芻位 士龍失色

雲別

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

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子名播海內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

獵見一顰舉弓而射即中之顰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

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襍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

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

手迹便歔歎無辭崔即救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

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

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

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

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亾人而入其

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

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

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
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
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
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
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
速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恩愛從此
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
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

振古絕俗得
意之名言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

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

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

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安

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

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

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

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

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

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

榮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

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

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

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

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

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

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周王既入始至階

頭帝逆遣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

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
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
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哀並非敬后
所生而謂哀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
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
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

封哀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撫典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極謂不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

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

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栢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

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

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

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

文彪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

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

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

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

彪別見

恢兒娶鄧攸女

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

于時

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

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哀兒婚

永嘉流人名曰哀字幼儒陳郡

人父衡博士哀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

及恢亡遂婚

謝氏譜曰哀子石娶恢小女名

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

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

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

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

我顧伊伊顧我是纏綿語委曲細碎可觀

少年陵忽大有以此為方正奇矯取名取管心術

斯人於倫奸如此尚足論名品邪

舍去

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顛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

物顛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

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

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

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

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

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

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

討之奔至明日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

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

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

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

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為

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遂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眾人為之失色由

是忤意出為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言伯仁以棟乘自居而絕人也

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名重名泰興中為騎郎蚤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

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

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

按明帝未即位顛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

後數

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

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

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

剛愎王平子何在

顛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太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顛相

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顛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仗勇士路戎等搃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猜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

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

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

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

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

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

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眾曰太子子道有

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

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

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顛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顛避難顛曰吾備

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

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

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

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

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石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石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眾二萬濟自橫

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

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臣

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

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

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

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

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

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

狄臣子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

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眾坐戲語

惟善甚真宜在朝廷之上

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荅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

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子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

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

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

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

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

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孔坦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小人語豈識國家大體見房方正

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

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

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

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

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

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

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

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

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群也

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

為鳩眾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

術曰族弟發狂猶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願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

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幾自諸侯出王公既得

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

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

名曰願領軍司馬願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

讚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荊州左遷侃廣

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

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

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

陶語殊橫

○

豈可復屈邪

願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願曰梅仲真鄰明日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畱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晉陽秋日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

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日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

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

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

阼會群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荅

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

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日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

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宐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

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其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

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思玄陳畱人博學知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遷尚

書左僕射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

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棊品曰彪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相問訊甚至為

丞相雅量此年少不讓小伎自多宜戒

此却非周嵩
此
惜不見話言
以下

如怒如笑
如鑿即如此

此語可第深
公曰道不可

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
寧家之術廼作見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

王隱晉書曰坦
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

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中興

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
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為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

真長
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

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
門傳口

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
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
已見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

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
謂彪之曰選曹奉汝為尚書郎

幸可作諸王佐邪此
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

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

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

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
量已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

亦取其真耳

當固執其真正
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

綽集載誄文曰咨
子與公風流同歸

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
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茲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

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

至於此

道恩庾羲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尉
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任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

簡文

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

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

真癡

王濛
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

劉氏譜曰簡字
仲約南陽人祖

喬豫州刺史父挺潁川太
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

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記簡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荅曰會不能用

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

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

尹之意蓋
從此言也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

司州
已見

陶胡奴為烏程令

胡
奴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
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

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

阮裕巴見

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

方山不相及

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

劉尹時為會稽

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

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

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

可以形色加人不

温別傳曰温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

子野桓伊

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

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

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

子野荅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

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荅曰相識

已多不煩復爾

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

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

太守緩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廨誼擾於城

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

晏若有餘桓公嘗謂眾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

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

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

王坦之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述並已見鄰上

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

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

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

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

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

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

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

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

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

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

竟如小兒

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

阮思曠也

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

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

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

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

毛安之

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

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

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阼所以

不長謝以為名言

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

謂薄待大臣也然殿牌比之感芻擲去似為不可

寶謝安與王語及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

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

子弟云宐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

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

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

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

盧奴江數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數字

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數歷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

騎咨

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

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

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

宋書曰數即湘

州江夷之父也夷
字茂遠湘州刺史

善對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荅曰風流秀出臣不如

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

爽為黃門郎距之日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

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有

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

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

史後為建武將軍

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

范寤張

因正坐歛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

譬畱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

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

即寤妹也生忱

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

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

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

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

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

風化

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碁

江表傳曰

十言新言
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

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拍掌血流沾褥賓

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禮記

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

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於是豁情散

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

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

絕矣

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吝於康康喻而抑

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搗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

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

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

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

世苑斤吾卷中之上二十七

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
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

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
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
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
栢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
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
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

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多

子此苦李取之信然
名士傳曰戎由是
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

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

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竹林七賢論曰明帝
自閣上望見使人問

戎姓名
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

不受厚報其書
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
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

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
木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譏
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為
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

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取楊駿女駿誅以相

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祇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

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

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

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

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

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遐與人圍碁馥司馬

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

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

得顏色不異荅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

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

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為范

陽王越所暱越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

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

之操為中外所歸
累遷司空太傅

太傅於眾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

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可有兩

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

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

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荅已欲以分謗王不為

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
聞善人少有通才從兄顛器

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
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
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
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

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

可全君雅志

裴顛
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

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

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
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

初立琅邪
諸王所居

何所稍嚴

中興書曰於是風
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

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勝負本不待
此寫得祖士
少漸作殺人

祖士少好財阮遥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

未判其得失

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

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遥集陳雷人咸第一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儻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

刺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籠

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

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閒曠於是勝

負始分

孚別傳曰孚風韻踈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

聚略無不同

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豔字子長永興長父裴

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

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

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

哈臺大軒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顧和字君孝少

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

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

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

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

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

六年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旉名哀時直爲參軍不

掌記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

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爲潮深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

輦上爲塘因以爲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

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彿問

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儉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

吳人以中州人爲儉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儉父

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

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

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

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

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

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

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

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墜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

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別

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顏縱

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

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

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

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

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

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

日火積三日火車四日火軍五日火

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仲智傲狠故無別淚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

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箸和

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

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

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

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亂兵相剝

門外三師敗績亮於陳橋二弟奔溫嶠

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

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眾迺安。

當時直復難處苟以悅安之矯情見謂雅量孰知其第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

劉氏譜曰劉綏妻陳

雷阮恭女字幼娥綏別見

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

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

庾氏

顏之厚非雅量

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

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

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與簡文太宰

武陵王晞

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

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

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續晉陽秋曰帝性溫

深雅有局鑣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晞

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主蒼共詣宣武

幼蒼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牘大

司馬桓溫稱為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

正值收庾希家

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

忘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

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眾事敗為溫所誅蒼不自安

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

以劭為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

續晉

古人常蓄此
等與後人笑
今人則不然

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明晨起

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

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

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

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

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

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

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

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

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

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

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

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

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

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

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

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

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

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

兵

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

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效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

吟焉桓溫止新亭太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

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濡衣安神姿舉動不異

和自可人

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
守右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
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
王謝舊齊名於此始
判優劣

與前泛海
得自在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盱未得前王便欲去

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

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

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

送一僧何至
爭近至此子
深小人語更
深狠

謝在焉因合禱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
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
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
俱不介意

是道人語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

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
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駿所逼乃往襄陽以
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
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餉米千斛

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

為煩

我輩人也

復善我輩所不及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

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

謝太傅赴桓公司

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

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

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

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晉安帝紀

日戴達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暘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只如此本分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

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

舉止不異於常

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

圍碁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眾號百萬朝

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

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

惶取屐

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義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

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

續晉

謂及我在位時攻之自任吞虜

陽秋曰獻之雖不修賞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寇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

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僧彌王蒼小字也

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譁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

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

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

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

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

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

日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

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頴注曰長

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楮屬星云長星勸爾

何等試法

語獨無取獨鈞碼可用

一栳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戲之流

文士傳曰晉字廣微陽平

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為東氏晉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晉晉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避賦諸文

文甚俳誕三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

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

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

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

益壽謝混小字也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

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

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

鄴陽公主太子洗馬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

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

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

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

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畱羊義不住直

云向者不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

甚得體慢戲復何足贊

寫得直截可憎又自死見人情有此傳聞之穢小說不厭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

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荅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

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

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

魏略曰鄧颺字

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為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為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

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

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

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疆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

此語未有喻

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 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

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

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

前多言多釁如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

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子傳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假假不納也假友人荀粲有清議遠志然猶勸假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

召羣臣山公謂不宐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

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傳乃天下名言

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傳名言也 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

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

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殺虜欵起

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瞻 瞻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兵不當廢何
惟孫吳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
 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
 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
 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
 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
 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
 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
 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
 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
 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
 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
 榮陽人太常尼從子也

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
 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治初為太傅長
 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
 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
 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
 傳曰楚令尹子士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

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
 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岩

山東與平原在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
 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
 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
 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晒而不
 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
 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借
 正號死蓋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

明皇帝

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

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

諫迺曰賴有此耳

鄧粲晉紀曰勒乎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

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鄼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八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鄼生曰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

不見其大耳

晉諸公贊曰權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傳轂極貴重之謂之甯

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眾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餘

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

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

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

機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

王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

中興書曰

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雷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

氏儒雅荀葛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

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

晉諸

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雷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

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

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

晉日官名曰朗

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器典軍校尉父淮冀

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

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

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

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

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

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

語甚可悲

英賢獨見籍
際後來龜
不自靈可傷
可戒江州未
必不以滅親
曰詭不知舒
後如何

也三周
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

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

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

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字安期含子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

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觀衰厄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

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

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

頭害周伯仁彬與顛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

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

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恍

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斡命彬曰拜

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

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荆州守文豈能作

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

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

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彬聞應當

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含之投舒舒

父子赴水死昔鄴寄賣友見譏

況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

庾云試自求之褚眄眦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

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

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鄱人曾祖父宗吳司空

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

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

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聞

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

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

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箸嘉坐嘉還即荅四坐嗟

歎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何也荅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

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

見其盛時耳圖畫窮巧丹青也

王仲祖謝仁祖劉直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

有确然之志中典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

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

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

翼弟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
風桓溫徙下豫章年三十六而卒
朝廷慮其不從命

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

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佩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

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

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

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

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

制願大王言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計溫

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

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

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

宥渠賓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

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

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

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眾寡

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

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

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

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

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都氏人也

晉別見幾
徵者世與劉
長諱殷浩

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人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不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眾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于時朝議遣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

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其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

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中興書曰于時氏號疆盛朝議求文武良

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郝超聞而歎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

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

續晉陽秋曰玄識局真正有經國之才略玄聞

之甚忿常於眾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

不復相士

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

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

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

兄弟也

傅氏譜曰瑗子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太自都來拜墓

恭父蘊王忱並已見恭暫

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

多日對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太

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忱與恭為王緒所聞終成怨讎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

難置郡于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

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

胤長又為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

尚書

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

成卿門戶宏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

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

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
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
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
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
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
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
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
為晏駕後計擢仲堪
代王忱為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
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
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

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
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
國之器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
閭請于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
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
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
遂成一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
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

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

稱曰潁川李府君潁潁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
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颺颺如行松栢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

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榦國之器正色

忠蹇則陳仲舉之匹

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

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

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

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

榦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為不如虔虔

恒撫髀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黠姦廢

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

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

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

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

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

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

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

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

伐惡退不肖范孟

博之風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

城聞滂高名皆解印

綬去為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

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

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

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

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

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

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

落日移北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

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

之度目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鷓鴣之網所能羅也

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自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

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

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問為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

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

戎為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

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自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

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

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觀矛戟見

傅蘭碩江膺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深遠玄會嘏濤並已見上

少得此人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

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奕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

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

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

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

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

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實莫知名其

器

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

長和兄弟五人幼孤

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秘京兆太守

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生五子秉洽式亮悅也

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

宛若成人廼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

也

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

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

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

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

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儔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

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

杜篤

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雷尉氏人父謙侍中武開達博通淵雅之士陳雷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

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

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厦有棟梁之用

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

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

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人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

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勅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

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

近事荅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

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

形俱肅遂畱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

鄧粲晉紀曰王

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人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

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蹄其儁識天才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

乃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

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

以荅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

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

晉陽秋曰濟有

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歎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爲外氏寧家所養寧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

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人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顧理甚淵博瞻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

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

年十三作鷗鳥水禮二賦死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

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

時之雋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

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

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

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俊書曰一日侍

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

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
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
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人也朱誕字永
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
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
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
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暘字威
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
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
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
俊才容貌環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
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揚鳥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
俊命爲主簿俊常歎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
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 凡此諸
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
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

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

幙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 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

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

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

合 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冲嘏

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以清識爲名與王夷甫

友善並好以人倫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
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郊
妻武周女生粹洛中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子晉後略曰

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太宗正生孫八王故事曰孫
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宏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
王所害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

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

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

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

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

霧觀青天

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

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

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

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

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敬嘗稱之每日郭子玄

何必減庾子嵩

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敬謂

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曰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荅曰

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

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賦也近將

汗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

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疑滯

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

滔以博學為名裴邈疆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但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四

